

目 录

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1)

谈谈开展革命大批判中的几个思想问题

.....徐旭文(8)

不准把教育革命纳入改良主义的邪道

.....华东师大洪泾教改战斗队 几个战士(13)

锄掉毒根 掌好文权

——马陆公社部分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痛斥周扬利用旧文科

大学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20)

从“三点一线”到“三饱一躺”

——控诉旧文科和“四条汉子”对青年学生的毒害

.....复旦大学中文系 尚武 松涛(26)

是“国际比赛”还是“和平演变”

——控诉周扬、夏衍利用“国际比赛”对我们的毒害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 肖武(32)

是“培养”工农兵，还是“溶化”工农兵？

——关于原上海戏剧学院“工农班”的调查报告.....(38)

评“文科教材”黑会

——揭露周扬在大学文科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复旦大学革命大批判写作组(44)

肃清周扬在编写文艺理论教材方面的流毒

.....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 吴畏(55)

评周扬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海之行

——揭露周扬一伙利用上海文科大学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 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62)

周扬“要有丰富的知识”到底是啥货色？

——控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我们的毒害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几个青年教师(70)

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各条战线都要搞革命大批判，文科大学尤其必须搞革命大批判。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主席还说过：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社会是阶级斗争的社会，以社会为工厂，也就是要把文科与社会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与批判资产阶级紧密联系起来。所以，革命大批判既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旧文科大学迫切的战斗任务。不仅应该批判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还应该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个学科，批判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领域内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

但是，目前在文科大学中还有那么极少数人，自己不搞革命大批判，又阻碍别人搞革命大批判。他们遥望亿万工农兵在伟大的斗、批、改运动中的紧张战斗，耳听革命大批判汹涌澎湃的涛声，却制造着种种消极的议论。什么“搞革命大批判就不正规”啦，什么“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与我们的专业无关”啦，等等。讲来讲去，无非是说，我这个文科大学是神圣而又神圣、正规而又正规的“经院”，象大批判这些事儿，同我们这些专业“院士”无关，还是让工农兵去搞搞吧！

文科大学究竟是“闭门读书”的幽雅场所，还是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阵地？这个有关文科大学

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有一种议论说：“搞革命大批判就不正规。”什么叫“正规”？《共产党宣言》早就宣告：无产阶级如果不把资产阶级用以压迫无产阶级的那些旧上层建筑推翻，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在文科大学里是可以挺胸，能够抬头了，但是，真正巩固地占领它，用毛泽东思想把它改造过来，还需要艰苦奋斗。所谓“正规”，无非要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样子，把课程表排得满满的，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在学校里自由泛滥。这样的“正规”文科，根本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无产阶级办它干什么呢！

“我们要探索，所以没有时间搞大批判。”这至少是一种糊涂观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法，毛主席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方面不需要你再去“探索”什么。如果是讲如何认真执行和在实践中总结具体经验，那其中有一条不可缺少的，就是搞革命大批判。文科大学是干什么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懂得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的是去解决实际问题，去搞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去批判资产阶级。学和用是统一的。文科大学决无例外地必须贯彻执行林副主席指出的基本原则：“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课堂上讲，书本上念，只是文科大学教学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在使用中学，在斗争中学，在革命大批判中学。

当然，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上课。将来新的文科大学也要

上一些课，也需要编一些教材。但是，这一切都必须结合革命大批判。不搞好革命大批判，那是既上不好课，也编不好教材的。有的人不搞革命大批判，却也编了教材，办法是：剪刀加浆糊，厚本变薄本，错误观点却原封未动，或者故意避开对重大问题的分析批判。尤有甚者，不务正业，到处搞小道消息，东拼西凑，私印私卖，谬误百出，自欺欺人，还会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利用，这实际上是想搞资产阶级曾经梦想过的“同人出版社”。你要讲现代文学史，不批判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等，就根本讲不清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什么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不管你讲哲学、历史和经济，你不能批倒这一学科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你就讲不好这一门课，编不好这一门课程的教材。

文科大学是培养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队伍的，是培养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怎样才能形成这支队伍呢？依靠那种密封罐头式的旧课堂行吗？不行。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是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也只能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离开了阶级斗争，离开了革命大批判，也就形成不了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队伍。我们需要一支队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为了战斗。不打仗，难道把它当作仪仗队！单单依靠课堂灌，能造就出这样的队伍来吗？在考卷上能够一字不错地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碰上一本资产阶级的小说便会中毒、便要打败仗的人，决不是无产阶级战士。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究竟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剥削阶级服务，这就要看究竟是能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打败资产阶级的进攻，还是被资产阶级所打败。文科大学不搞革命大批判，就是不培养无产阶级的战士，而去培养资产阶级的

“院士”。

要坚决破掉“大学”的旧概念。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江青同志亲自培育革命样板戏的过程中带出来的一支革命文艺队伍，就是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在结合艺术实践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过程中，包括对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批判、对洋框框、老框框的批判、对古今中外一批作品用毛泽东思想进行细致的科学的批判过程中，得到改造、锻炼和提高的。这种批判，既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又是很好的学习和自我改造，也包括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出发分析批判和借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通过革命大批判和其他革命实践，从工农兵群众中涌现出来的革命舆论人材，又何止几千个、几万个！强调“正规化”的人，最反对把文科办成写作组。然而，成千成万的工农兵写作组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并为文科教育革命提供了一个方面的宝贵的经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一提起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就火冒三丈呢？难道还不需要从思想深处挖一挖吗？

有很少数叫嚷“正规化”最起劲的人，往往就是十分留恋旧文科大学书院生活的人。他们过去一不会生产劳动，二不能辨别香花毒草，三不做调查研究。你说他们一点本领没有吧，那也冤枉，他们能够在课堂上捧讲稿，念讲稿；你嫌他讲稿的纸头发黄，他却觉得是越陈越香！他们的这点“本领”我们也要一批二用，但还是希望这些人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到群众中去，向工农兵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从头学起，彻底清算旧文科大学的一切资产阶级毒害，这样才有可能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如果还想搬出旧文科大学的那套“正规化”，必定此路不通。

“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与我们的专业无关。”不错，旧文科是分了很多系科的，有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新闻、教育，等等。即使在一个系科里，也还可以一分再分。拿搞中国历史的来说，可以分成搞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的，搞古代史的还可以分成搞先秦史的、秦汉史的。中国历史那么长，总可以分成一段一段的。有这样一位教授，他是搞先秦史的，但是先秦的历史他也不全懂，他只懂殷商这一段；殷商这一段他也不全懂，他只知道甲骨文；甲骨文他也不全懂，他只知道全国有多少片甲骨文，哪几片藏在什么地方。这样钻在牛角尖里面的“专家”，对人民对国家到底有多少好处呢？是的，还有那么一点用处，就是可以查乌龟壳藏在什么地方，但这决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教育的方向。

你强调专业分工，但是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是从来不按专业区分的。最近，就有一个地方，跳出来那么一个煤气公司的技术员，为上海资产阶级翻案，他就不管你专业不专业这一套，照样“破门而出”，用文学的形式来向无产阶级进攻。为什么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倒反而要受专业分工的限制了呢？要说专业分工，工农兵群众又属于什么专业呢？但是在革命大批判中，他们起着主力军的作用。当然，搞好本科的革命大批判也是需要的。各个专业中都有一个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旧课程的任务。但是，这并不是说大批判只能限于专业之中。对于无产阶级战士来说，革命是第一位的，批判资产阶级是第一位的；专业分工是第二位的。枪声就是命令。难道能说资产阶级进攻不在我这个专业范围以内，就可以高高地塞起枕头来睡大觉了吗？

我们承认要有适当的专业分工，但反对专业分工过细，尤其反对把专业分工看作高于一切。其实，把文科分工分得那么

细、那么死，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把戏，是想用分工来限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使青年人的思想片面化。实践证明，科学的发展，各个专业都是互相关联着的，文科尤其如此。在革命大批判中，片面强调专业分工，不是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伟大目标协同作战，那就不能达到集中优势兵力把敌人聚而歼之的目的。

“领导意图不明确，任务不明确。”领导意图要怎样才算“明确”呢？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必须重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在中共中央发布的《通知》中，毛主席早就为我们规定了明确的战斗任务：“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彻底批判”这个任务究竟是否完成了呢？就文艺战线来说，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当年鲁迅曾经批判过的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四条汉子”，我们究竟是否批判透了呢？还没有。这不是“任务”吗？可见，问题根本不在领导意图是否明确，而是真想搞革命大批判还是假想搞革命大批判的问题。

“反正我要走了，还搞什么大批判！”说走是假，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真。吃工农兵的饭已经那么久了，总应当为工农兵多少做一点有益的事。走了就可以不搞革命大批判了吗？就可以逃避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了吗？那是不行的。不管你是到工厂还是到农村，调换三百六十行，也还是要参加革命大批判，也还是存在一个世界观的改造问题。“请君莫奏前朝曲”，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文科大学的革命大批判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同工人、贫下中农一起搞。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为了完成这个伟大历史任务，工宣队应当了解思想文化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一定能够在革命大批判的风浪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为把文科大学真正改造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努力战斗吧！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〇年第一期）

谈谈开展革命大批判中的 几个思想问题

徐 旭 文

《红旗》杂志思想评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的发表，在文科大学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文科大学必须开展革命大批判，这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这是彻底改造旧文科大学的需要，这是培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着资产阶级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需要。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文科大学必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只有这样，才能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文科大学正在开展的革命大批判，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必然会引起新、旧思想的剧烈的阶级冲突。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旧文科大学的毒害较深，对于文科大学必须搞革命大批判的问题，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糊涂思想。对于资产阶级的谬论，我们必须迎头痛击！对某些同志的糊涂思想，我们也要帮助澄清。

“批判一开展，旧文科大学的教师又要倒霉了！”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们革命大批判的矛头是指向那些受过毒害的旧文科大学教师的。请同志们注意，这是资产阶级顽固派的恶意挑拨！其目的就是要倒打一耙，扰乱阶级阵线，阻碍对旧文科大学的批判，革命的同志必须予以揭露。

当前我们的批判矛头指向谁？指向叛徒、内奸、工贼刘少

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指向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四条汉子”在旧文科大学所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谬论。面临着这场革命大批判的急风暴雨，感到“倒霉”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是谁？是个别的资产阶级顽固派，是那些已经冻僵但尚未冻死的资产阶级毒蛇！至于那些受过旧文科大学毒害的教师，那可完全不必担心。革命的大批判，对他们来说，恰恰是一次战斗的洗礼。因为他们从“旧垒”中来，对旧文科大学的毒害有着切肤之感，他们应当狠狠地杀它一个“回马枪”，在革命大批判的烈火中，清除旧文科大学在自己身上的流毒。这样做，对于改造他们的世界观，对于他们坚定地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哪里有什么“倒霉”可言！

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们欢迎一切愿意革命、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中贡献自己可能贡献的一分力量。在革命大批判中，我们仍然执行这个政策。广大愿意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说清楚这一点，挑拨者的企图就不能得逞了。

“革命大批判是零打碎敲，系统地学习一些基本理论才是百年大计。”这是一部分同志的糊涂思想。

什么是无产阶级文科大学的基本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毛主席的伟大著作。革命大批判，正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开展革命大批判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为了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提高自己识别香花毒草的能力。但是怎样学习呢？关在旧大学这样的“经院”里学吗？不行！必须在阶

级斗争的实践中，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风浪中，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敌人对我们的进攻，总是在一切领域里展开的，而且往往采取迂回曲折的隐蔽方式进行。我们的批判，也必须一切领域中驰骋。不懂的东西，我们要学会；不熟悉的东西，我们要掌握它。参加革命大批判，从战争学习战争，我们学到的将是跟资产阶级斗争的本领，怎么能说这是“零打碎敲”呢？

无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使命，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要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这才是无产阶级的百年大计。离开了批判资产阶级，离开了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又怎么能谈得上什么“百年大计”呢？

至于过去陆定一、周扬宣扬的所谓“系统地学习基本理论”，是彻头彻尾反毛泽东思想的。他们所谓文科大学必须“全面打基础”、必须“灌足”、必须“通大路”等等谬论，就是要在“全面”“系统”的幌子下，扼杀文科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阻挠文科师生参加阶级斗争的实践，以便糊里糊涂地跟着他们“全面”“系统”地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里去！这样的“系统”，非但不是什么“百年大计”，恰恰是资产阶级的“害人计”！象这样的教训，过去不是已经见得够多了吗？今天，我们正要彻底批判这套东西，怎么能重蹈覆辙呢？

“旧文科的一套，过去早已批判过了，现在重要的是进行文科教改的实践。”这是一部分同志的又一个糊涂思想。

旧文科的一套，在三年多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难道就够了吗？不够！进行文科教育革命的实践，难道可以离开革命大批判吗？不行！试看一些学校的教育革命中，不是就出现过这样的种种怪事吗：一

个文科教师走上讲台，给前来参加文科教育革命的工农兵学员讲课。工农兵学员回去一查，却发现这个教师讲的原来还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头目周扬的那一套。一个文科教育革命实践队的同志，在乡下看到演出丑化革命样板戏的“节目”，却麻木不仁，事后经严正指出，这才如梦初醒。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文科大学不抓好革命大批判，就决不能认清什么是文科改革的正确方向，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借尸还魂。一些革命师生，尽管抱着很大的革命热情参加教育革命，却不知不觉地走到旧文科大学的老路上去。有的甚至还会把砒霜当作蜜糖，向参加教育革命的工农兵推荐。这样做，岂不是又在毒害工农兵学员吗？这不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吗？**陈旧的东西总是企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不抓革命大批判，我们就不能识别各种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旧的东西”。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正是为了创造崭新的社会主义文科大学，才更加需要抓紧对旧文科大学的批判。怎么能因为“过去已经批判过了”，而放松了对旧文科大学继续深入的批判呢？

“批判是要搞的，但我对‘四条汉子’不熟悉……”有的同志这样说。真的不熟悉吗？不对！谁都知道，长期以来，“四条汉子”在旧文科大学的控制极其严密。他们的黑手伸到旧文科大学的各个学科。从教学方针到教学内容，从教材的编选到课外阅读书目的推荐，几乎无不经过周扬等“四条汉子”之手。过去，有些人不是曾经把他们信手写来的小字条，都奉若至宝吗？他们的一整套反革命文艺理论，一大批反革命毒草作品，不是至今还有个别人对之崇拜备至吗？可见，“四条汉子”的一套，对旧文科大学来说，不是“不熟悉”，而是熟悉得很！为什么有些同志现在突然感到“不熟悉”了呢？这里用

得上一句古话：“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受着“四条汉子”的毒害，而不知道自己有病，这是最危险的。这也正说明，批判“四条汉子”，对旧文科大学是何等的必要！那些大叫“不熟悉”的同志，还是赶快猛醒过来，查一查自己身上的流毒吧！

我们高兴地看到，文科的广大革命师生，正在横扫一切革命大批判的阻力，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杀上战场，向着“四条汉子”猛烈开火！文科的广大革命师生正在组织起来，象工农兵写作组那样，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从战争学习战争，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批判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终生的战斗任务。**《国际歌》歌词说得好：“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让我们把革命的炉火烧得更红，高唱战歌，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原载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不准把教育革命纳入 改良主义的邪道

华东师大洪泾教改战斗队 几个战士

《红旗》杂志思想评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似锋利的钢刀插进了旧文科大学这个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原来那种死水一潭的局面打破了，资产阶级“院士”的美梦破灭了，有些人便暴跳如雷的进行刻毒的谩骂，从而赤裸裸地暴露出一副旧文科大学的资产阶级卫道士的丑恶嘴脸。

这是为什么？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声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冲垮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开始崩溃了，他们绝望了，他们嚎叫了，他们跳出来要与无产阶级作垂死的挣扎，这是必然的。

革命无疑是革命者最盛大的节日。自从批判旧文科、批判“四条汉子”的战斗打响后，平静了几个月的洪泾教改战斗队沸腾起来了，一场大辩论展开了。争论的焦点是我们教改实践走的是彻底革命的道路，还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其要害是承认不承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的今天，还要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内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个有关教育革命成败的问题，我们不能不辩论清楚。

要触及灵魂，反对搞假批判

“我们不是也搞过大批判了吗？”这是为改良主义辩护的

人抛出的第一张王牌。对于这个问题，让我们重温一下马克思的教导吧：“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请问：思想文化领域里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我们参与了多少？桑伟川跳得那么高，我们写过一篇象样的批判文章了吗？当我们重新走上讲台的时候，对于旧文科大学有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如果说也搞了些形式上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有没有击中旧文科大学的要害？有没有触到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我们有些同志在课堂上“满堂灌”的时候，是多么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啊！可是要他搞大批判时，他就大叫“不协调”、“插不进”了，这难道仅仅是对革命大批判不够重视吗？“我们也搞了大批判”，但又是怎样搞大批判的呢？有个人很会写文章，但写了批判文章却搁置起来，不参加战斗，说是要“等上级来总结时再拿出来”，以示自己也是搞“大批判”的！请问：这是真的在搞“大批判”还是抵制大批判？“我们也开了大批判会，也出了专栏”。这不错，可是你在课堂上还是照那老一套脱离现实斗争的“满堂灌”，把战斗的工农兵拉出火热的战场，按你定下的框框来搞一些不触及要害的“批判”，这究竟是真批判还是假批判？这明明是在批判的幌子下保护资产阶级逃跑。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旧文科是一座顽固的堡垒，不进行一场极大的冲击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改造。这一场彻底改造旧文科的斗争是一场激烈的社会大革命，这场革命不仅要挖掉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老窝，而且也要触及到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当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这场斗争中感到平平稳稳、轻轻松松的时候，必须对他们大喝一声：这不是革命，而是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了！

“我们现在学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向就是正确”。看问题不在于它的形式，而要看它的实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两种方法、两种态度：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就是活学活用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方法，教条主义的态度。毛主席说：“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同志的高度警惕吗？我们有许多教师也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本本，但是并没有读进去，不会应用，感情还是旧的，最多只能充当仪仗队的一员。面对着亿万工农兵奋起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洪流，只能望洋兴叹，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我们还要使战斗的工农兵重奏你们的“前朝曲”吗？其实，工农兵是不会领教你们那一套的，接受了你们那一套，就等于抛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在斗争中才能真正学到，批判资产阶级的本领也只有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提高，头脑中“私”字王国的摧毁，同样要在斗争中才能实现。“从战争学习战争”，是无产阶级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唯一正确的学习方法。我们有些同志在口头上也承认这一点，可是在行动上又怎样呢？当前农村经济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如此激烈，当地革命委员会要求我们能帮助基层干部在这方面结合斗争进行学习，推动斗争的发展。但据说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经常碰到”的，不需要作为课程内容，于是就一刀砍掉了。请问，这难道是理论联系实际吗？！看来，周扬宣扬的修正主义的“三基”、“四性”在我们身上的流毒，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呵！

要彻底革命，反对调和折中

“已经来到了农村，学员都是工农兵，讲台上也有工农兵讲师，你说走的是改良主义道路，实在想不通。”我们洪泾教改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中，“杀”出了高楼深院，来到了洪泾河畔，许多同志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得到了锻炼，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两年来，我们接受洪泾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他们共同劳动，共同战斗，在思想革命化的征途上前进了一步。我们深深体会到，工农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社会是我们最好的课堂，阶级斗争是我们的主课。走向农村，是革命的第一步，这无疑是对的。今后的大学向工农兵开门，也不容怀疑，工农兵上讲台好极了，这说明无产阶级已经占领了文科大学这块阵地。但是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把它改造过来，还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资产阶级在这块阵地上的复辟是随时可能的。不是吗？有些人不管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多么激烈，不管桑伟川们跳得多高，不管亿万工农兵狠批“四条汉子”、直捣资产阶级老巢的战场上烽火连天，他却在洪泾河畔埋头搞自己的“基本建设”，他们简直已把这块地方当作“世外桃源”了。他们一不参加革命大批判的战斗，二不进行社会调查，三不参加集体劳动，问他参加了反击桑伟川的猖狂反扑了没有？他说：“这里没有有关的报刊资料”；要他批判“四条汉子”，他说“专业分工不同”。请问这与资产阶级旧文科有什么不同？这是旧文科在新形式下的复辟！不错，工农兵学员进了课堂，但是，你不搞革命大批判，要把他们引到什么方向上去呢？我们有的工农兵学员不是早已反映“学得很空虚”吗？在旧文科大学，有的工农兵出身的学生渐渐地失去了革命精神，有的甚至成了修